

萊蒙托夫 小說選



文秉勛 译 ● 重庆出版社

〔俄〕莱蒙托夫 著
文 秉 勋 译

莱蒙托夫小说选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重庆

译自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年
莫斯科版《莱蒙托夫选集》第二卷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Второ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9.

莱蒙托夫小说选

〔俄〕莱蒙托夫 著
文秉勋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插页,2 字数:168千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7, 120册

书号: 10114·189

定价: 1.10元

内 容 提 要

莱蒙托夫是早已饮誉世界的天才作家。本选集收入他除《当代英雄》之外的主要小说作品。

长篇小说《李果甫斯卡雅公爵夫人》，实际上是《当代英雄》的上集，它详细描绘了毕巧林在贵族社会的种种经历及其性格的形成，为切望了解毕巧林这个孤傲、叛逆、玩世不恭的“当代英雄”的典型性格的来龙去脉的读者，提供了饶有兴味的线索。

长篇小说《瓦吉木》，以一个破落贵族子弟借普加乔夫起义以公报私仇为主线展开故事，形象地展示了普加乔夫起义的某些本质和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作品表现了作家对人民、对革命的深刻理解，对农民起义的弱点也敢于正视，并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

童话小说《穷歌手克里布》，是作家学习民间文学的成果，写得流畅生动，清新质朴，显示出作家多方面的才能。

在艺术上，莱蒙托夫的小说以其对生活的敏锐观察、犀利剖析和心理刻划的细致入微见长，同时又很注意结构的严谨，情节的曲折。

目 录

李果甫斯卡雅公爵夫人 1

瓦 吉 木 95

歌手克里布 259

李果甫斯卡雅 公爵夫人

(长篇小说)

1

闪开闪开！喊声响了起来！

——普希金^①

一八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四点钟。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象通常一样，涌着人流，随便说说吧，人群之中走着一个年轻的政府职员。我要请你们注意这个日子和钟点，因为这个日子、这个钟点发生了一件事情，它引出了一连串的、各式各样的奇遇，涉及到我们书中的全部男女主人公，至于他们的来龙去脉，我将在随后向后代们讲述，如果这些后代来读这部小说的话。言归正传吧，那个年轻的政府职员沿沃兹涅先斯基大街走着，他从司里走出来，已被单调乏味的工作弄得疲惫不堪，可还在幻想着得到嘉奖和一顿美味的午餐——因为所有的政府职员都是爱幻想的！他戴着一顶非规定式样的便帽，穿着一件蓝色的棉大衣，领子是旧海狸皮

① 引自普希金的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第十六节。引文与原文稍有出入。

的。由于帽檐和衣领遮挡，天色又太暗，他的脸形很难看清。他似乎并不急于回家，而是要享受一下这寒冷黄昏的清新空气。在这黄昏时刻，玫瑰色的霞光透过冬日的暮霭遍洒在一座座房顶上，一家家商店和食品店五光十色，使人着迷。当他怀着真正诗人般的激情，举眼仰望的时候，目光碰上了一顶女人戴的粉红帽子，他一阵慌乱，表示道歉，但戴粉红帽子的狡猾女人生气了，马上盯住便帽下面的他看了一眼，走过去几步之后，又回过身来，似乎在等着他再一次道歉，这可是徒劳！因为这位年轻职员一点也不善于猜度别人的心思！……可是他还是常常停下脚步来，透过商店和食品店整扇整扇的窗户瞅来瞅去，店里闪耀着奇妙的灯火，金碧辉煌，他心怀嫉妒，仔细地久久审视着店里各种各色的物件——等他醒过神来，这才长叹一口气，以斯多葛派^①的顽强劲头继续自己的路程。把他折磨得最厉害的是马车夫，他恨的也是马车夫。“老爷！您要上哪儿去？您有什么吩咐？请吩咐吧，您哪！”这是丹塔尔式的折磨^②，所以他打心眼儿里恨死了马车夫。

他从沃兹涅先斯基桥上下来，正打算沿着河道向右拐弯，却突然听见一声喊叫：“当心，闪开！……”一匹枣红马直冲着他飞奔而来，从马车夫身后隐约闪过白色的帽缨和飘

① 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学派，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后蜕化为宣扬宿命论的宗教唯心主义学派。此处指后者而言。

② 丹塔尔是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的国王，因得罪诸神，被罚在冥府中永受饥渴之苦。他站在齐颈的水中，头上悬有果实，但只要他一想喝，水便退走，一想吃，果实即上升。此处借喻可望而不可即。

摆着的灰大衣衣领。他刚抬起眼来，一根辕木就正对着他的胸膛，从那匹走马的鼻孔里喷出团团热气，直扑到他脸上；他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抓住辕木，而就在这一瞬间，那匹马拼力往前一窜，他被甩出几步，跌倒在人行道边……四周响起一片喊声：“压死人了！压死人了！”——几个马车夫去追赶那肇祸的家伙，可是只见白色帽缨从眼前一闪而过，跟没事一样。

这职员清醒过来了，他觉得哪儿也不痛，可还是吓得双膝发颤。他站了起来，胳膊肘靠在河岸的栏杆上，努力在缓过神来，一些痛苦的想法攫住了他的心，从此刻起，他把自己心中所能有的全部仇恨都从那些马车夫身上转移到那枣红马和白帽缨上去了。

这时，白帽缨和枣红马还在沿河道奔驰，拐向涅瓦大街，再从涅瓦大街上卡拉旺，再从那里去西蒙桥，然后向右拐，朝枫丹卡而去，很快就停在一所富豪家的大门前了，门内帷幕低垂，门上都是玻璃，还有闪光的铜饰。

“噢，老爷，”马车夫，一个宽肩膀的、长着一大把火红胡子的汉子说道，“瓦西卡今儿可真露了一手！”

应该指出，马车夫们心爱的马总是取名叫瓦西卡，甚至不惜违背主人老爷的心意。这些老爷们总想给马取个响亮的名字，比如叫阿喀琉斯、赫克托耳^①什么的……可是，对于马车夫来说，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赫克托耳或者阿喀琉斯，干脆就是瓦西卡。

车里的军官爬下车来，在浑身直冒热气的走马那拱起的

^① 均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脖子上拍了拍，朝它微微一笑，表示感激，这才走进屋去，登上闪闪发亮的楼梯。至于被车轧了的那个职员，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会儿，军官正脱下落满了雪花的大衣，走进自己的房间，这一下，我们可以随意跟着他，来描绘一下他的外貌了——遗憾的是，他的外表毫无动人之处。他身材不高，肩膀却很宽，整个儿很不匀称，看样子体格是强健的，却不善于表达感情和愤激。他的步伐，对于一个骑兵来说，是有点过于谨慎了，他的姿态是互相不能连贯的，常常显示出懒惰和事不关己的冷漠，这种冷漠是当今的时髦，是时代的精神——如果这两个词不是同义反复的话。但是，透过这层冷漠的外壳，里面常常活跃着一个人的真正本性。显然，他追求的不是一般的时髦，而是用怀疑和骄傲来挤压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他的嗓音时而浑厚，时而尖细，这得视每时每刻外界的影响而定。他想要讲得高兴的时候，就会结结巴巴起来，并且会突然用一句辛辣的嘲讽来作结，以便掩饰自己的慌乱。——所以在社交界里，人们都确认他的语言是恶毒而危险的……因为社交界在自己的圈子里不能容忍任何强烈的东西，任何可以震撼人心的东西，任何有助于揭示性格和意志的东西：社交界需要的是法兰西式的轻松喜剧和俄罗斯式的对别人意见的顺从。

他的脸是黝黑的，长得不端正，但却富于表情，这样的面容，拉法特^①和他的后继者们是会感兴趣的：他们在这张

^① 约翰·卡斯帕尔·拉法特(1741——1801)，瑞士学者，所著《相面术》一书当时很流行，他认为一个人的性格与其面部特征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脸上将会看到往事的深深印记和对未来的奇妙许诺……人们都说，在他的笑容里，在他奇怪地闪烁的双眼里，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结束这幅肖像画的时候，我还要告诉你们，他的名字叫格利戈里·亚历山大洛维奇·毕巧林，而在亲人们中间，就干脆用法语的腔调叫他若尔士^②，可他已经二十三岁了，他的双亲在萨拉托夫、伏龙涅什和卡鲁加省有三千个农奴。最后，我还要说几句，以冲淡那些最挑剔的读者对他的外表所感到的不快！真是罪过，我忘记说了，若尔士是个独生子，要是不算那个十六岁的妹妹的话。她一点也不傻，用妈妈（爸爸已经去世）的话来说，就靠上帝的帮助，靠那一张漂亮的小脸蛋儿，靠她所受的堂而皇之的教育，她不用嫁妆也能在社会上占据高位。

格利戈里·亚历山大洛维奇走进自己的房间，倒进宽大的安乐椅里。仆人进来禀报说，太太到客人家用饭去了，小姐已经吃过……“我不吃午饭，我吃过早饭了！……”这就是回答。

接着，走进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穿一件哥萨克式的红色短上衣，目光躲躲闪闪的，脸色有点苍白，样子象个大骗子，一句话也没说，呈上一张来拜会的客人的名片；毕巧林漫不经心地把它放到桌子上，随口问是谁带来的。

“今几个，来了一位年轻太太，还有她丈夫，”费吉卡回答说，“他们吩咐把这张名片送给塔吉扬娜·彼得洛芙娜（毕巧林

^② 格利戈里的小名。

母亲叫这个名字)。”

“那你为什么把它送给我呢?”

“我寻思，这不都是一样的嘛! ……兴许，您看看也行呢?”

“那就是说，你想知道这名片上写的是些什么。”

“嗯，是的——那位太太，那位老爷，压根儿没到咱这儿来过哩。”

“我把你宠坏了，”毕巧林语调严厉地说道，“去把我的烟斗装好。”

但是这张拜会名片显然具有一种激起好奇心的功能……很久很久，若尔士都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在宽大的安乐椅里改变一下姿势坐得更舒服些，再把手伸向桌子……可是房间里没有蜡烛，只有壁炉里微红的火光照着，他不想吩咐人来点灯，去打破这壁炉照明所产生的美妙效果。可是好奇心有增无已，他站了起来，拿起名片，怀着一种不可言喻的期待什么的激动心情，把名片凑到壁炉栅栏旁边，名片上用粗体字母写着：“斯捷潘·斯捷潘尼奇·李果甫斯柯伊公爵暨夫人”。他脸色发白，打了个寒噤，双眼闪动了一下，名片飘进了壁炉。有两三分钟时间，他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踱步，做着各种奇特的手势，发出各种各样的喟叹，——时而微笑，时而皱眉，最后他停住了，抓起火钳奔过去，把名片从火堆中夹了出来：唉！它的一半已经变成了灰烬，另一半也卷曲、变黑了，上面的字迹勉强可以辨认出，是“斯捷潘·斯捷……”

毕巧林把这残片放到桌子上，重又坐回自己的安乐椅

里，用双手蒙住脸——虽然我从他的面容上十分清晰地看出了他心里的隐秘，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对你们说破他的想法。他就这样坐了一刻钟。忽然，他听到了象是轻声走路的声音，衣裙的窸窣声，或者是翻动纸片的沙沙声，虽然他是不相信有鬼魂的……可他还是打了一个寒噤，迅速抬起头来——他看到在他面前的一片昏暗之中，有一团白茫茫的东西，看起来轻飘飘的……猛可之间，他不知道该作什么样的考虑了，他的思绪飘得很远很远……要不是飘出了这个世界，那起码是飘出了这个房间……

“这是谁呀？”他问道。

“是我呀！”一个装出来的女低音回答说，接着就响起了一阵女性的哈哈大笑。

“瓦莲卡！你这个调皮蛋。”

“你怎么就睡了！……真开心死了！……”

“我倒是想睡哩，那更安静些！……”

“也不害臊！难怪我们在舞会上、在交际场中总是觉得那样无聊了！……原来你们都找清静去了……年轻人就是这般可爱呀……”

“可是，请允许我问一声，”若尔士边打呵欠边反驳说，“我们得到什么好处了，非得要让你们开心呢……”

“就因为我们是女士。”

“恭喜恭喜。可得明白，我们没有你们也不会觉得无聊……”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咱俩就来谈谈，怎么样？”

“谈时装，谈新闻，……难道还谈得少呀？还是相信你们的秘密能彼此保持住吧。”

“什么秘密？我就没有秘密……那些年轻人全都叫人受不了……”

“那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习惯女性的社交圈子。”

“那就让他们习惯——可他们连试都不想试一下！……”

若尔士慎重其事地站起来，弯腰鞠躬，脸上却挂着讥讽的微笑：

“瓦尔瓦拉·亚历山大洛芙娜^①，我发现您正跨着大步登上文明的殿堂。”

瓦莲卡脸红了，嚅起她玫瑰色的芳唇……而她哥哥却已安详地躺进自己的安乐椅去了。这时，蜡烛端来了。趁瓦莲卡气鼓鼓的，用手指头敲着窗户的空儿，我来把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描绘一下吧。它是同时兼作书房和客厅的，有一道走廊把它同房子的其余部分连接起来。这房间的墙上糊着浅蓝色的法国糊壁纸……镶着铜饰的橡木门闪闪发光，窗框也是橡木的，这都显示出，房子的主人是一位正派人。窗幔是中国风味的。黄昏时分，或者阳光直射在玻璃窗上的时候，大红的窗帘就放下来了——这与房间的色调形成鲜明的对照，并且显示出主人喜欢那种奇特、新颖的格调。正对窗户放着一张写字台，上面摆满了画片、纸张、书籍、各式各样

^① 此为毕巧林之妹瓦莲卡的正名和父名。这是俄罗斯人对人表示尊敬和郑重时的称呼法，兄妹之间如此称呼，意含嘲讽或戏谑。

的墨水瓶和时髦的小玩意儿。写字台的一侧，有一个高大的花架，上面绕满了密密麻麻的翠绿的长春藤，另一侧有一把安乐椅，现在毕巧林就坐在那上面……椅子下面的地板上，铺着一块宽大的地毯，上面描画出五颜六色的阿拉伯图案，另一块波斯壁毯则挂在正对窗户的墙上，那上面散挂着几支手枪、两支土耳其步枪、几把契尔克斯马刀和短剑，这些都是几位到巴尔干去逛了一圈的同事^①送的礼物……在大理石壁炉上放着三座雪花石膏像，都是滑稽的仿制品，他们是帕格尼尼^②、伊凡诺夫^③和罗西尼^④……剩下的几面墙上都是光秃秃的，沿墙摆着一溜宽大的沙发，围成半圆形，沙发上铺着大红的毛织椅披。房里唯一的一幅画很引人注目，它挂在通往卧室的门上方。画上面是一副不知名的男人的面容，出自一位不知名的俄国画家的手笔，这画家不了解自己的才能，而别人谁也没有想到要把这一点暗示给他。这幅画是一个创造性的想象，深邃而阴郁。脸庞画得很端正，丝毫没有矫揉造作的歪斜和扭曲，光线是从上面射下来的，衣衫的轮廓描画得草率、昏暗，模糊不清，——看样子，画家是把他

① 指俄国军官出征巴尔干。1828—1829年间的俄土战争，以俄军越过巴尔干山脉的进军而告结束。

② 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其创作反映了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具有进步思想倾向。

③ 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伊凡诺夫(1806—1858)，俄国画家，其主要作品《基督显灵》于1835年从意大利运到彼得堡。

④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所作《塞维勒的理发师》等很有名，为十九世纪意大利喜歌剧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反映了意大利人民反对封建、摆脱外来压迫的愿望。

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到描绘眼神和微笑上去了……头部画得比真人的尺寸还要大，头发滑落在额头两旁，前额圆润，突出得很厉害，看来在其构造上具有某种非同寻常的东西。注视前方的双眼里，闪烁着一种可怕的光芒，有时候活人的眼睛透过黑色假面具上的孔眼闪出的，就是这样的光芒。这双眼睛中的审视和责备之光仿佛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都在追踪着你；而展现在薄薄的、紧闭的嘴唇上的微笑，与其说是含着嘲讽，还不如说更多的是鄙视。若尔士每瞧这个头像一次，都会在它上面看到一种新的表情；在孤独和幻想的时刻，它就成了他的谈伴——而他，就象游击队员拜伦一样，把这幅画称作莱拉^①的画像。他兴致勃勃地让同事们看这幅画，他们认为这是一幅很不错的画。

在我们描写书房的这当间，瓦莲卡已渐渐移到书桌跟前，接着就向他哥哥靠拢去，坐到椅子上，面对着他；在她的蓝眼睛里连一丁点儿哪怕是瞬息即逝的怒火也看不出来，她也不知道该怎样来恢复这场谈话。那张烧了一半的拜会名片落到了她手下。

“这是怎么回事？‘斯捷潘·斯捷……’噢！对啦，今儿个李果甫斯柯伊公爵是到咱家来过！……我多想见到薇罗奇卡^②呀！她出嫁啦，——她多善良呀……我昨天才听说，他们从莫斯科来啦！……是谁把这名片烧了……该送给妈妈去

① 英国诗人拜伦的诗作《莱拉》中的人物。此处显示毕巧林对拜伦的崇拜。

② 指公爵夫人薇拉，薇罗奇卡是爱称。